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臣紀昀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九十七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六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工部一

工部在闕之東户部之後西向設尚書侍郎掌天下工役農田山川藪澤河渠之政令其屬初曰營部曰虞部曰水部曰屯部後易為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司俱稱清吏

營繕掌經營興造之事凡大内宫殿陵寢城濠壇場祠

廟廨署倉庫營房之役鳩力會財而以時督程之王邸亦如之凡鹵簿儀仗樂器移内府及所司各以其職治之而以時省其堅潔董其窳濫凡置獄具必如律凡工匠二等曰輪班曰住作凡工四二等曰正工曰雜工雜工三日當正工一日凡省工視役煩簡而節其財力凡會有無移内府其分司為三山大石窩為都重城為灣廠通惠河道兼管為琉璃黒窰廠為修理京倉廠為清匠司為繕工司兼管小修為神木廠兼磚廠為山西廠

為臺基廠為見工灰石作所屬為營繕所所正一員所副二員所丞二員武功三衛經歷等官
虞衡掌山澤採捕厲禁陶冶凡採捕禽獸及革骨羽毛以供祭祀賓客之膳羞凡軍器軍裝移内府及所司歳造或三歳二造必程其堅緻以給邊凡獵畋以時冬春之交罝罛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躪縠登禁焚燎若害苗稼獸聽為陷穽獲之賞有差凡諸陵山麓不得入斧斤開窑冶置墓墳凡帝王聖賢

忠義名山嶽鎮陵墓祠廟有功德於民者禁樵牧凡山場園林之利聽民取而薄征凡陶冶瓷甓籍其常造年造之數計其入慎藏之無輒毀以費民凡鑄造審其模範計銅鐵而鎔之金牌信符鑄之內府凡顏料徵土產不强其所無否則徵其直其分司為寶源局大使皮作局大使副使軍器局大使副使

都水掌山澤陂池泉濼洪淺道路橋梁舟車織造券器衡量之事凡水利曰轉漕曰灌溉歲儲其金石木竹卷

埽以時修其閘壩䃮淺堰圩隄防謹蓄洩以備旱潦舟楫磑碾不得與灌田爭利灌田者不得與轉漕爭利役以農隙凡鱗介萑蒲之利聽民取而薄征凡道路塞其坑坎上巡幸若大喪大禮治而新之凡橋梁曰舟梁曰石梁計工力而創修其大津不能梁官給舟人量其小大難易而食之凡舟車曰大車曰小車曰戰車凡三等曰糧船曰黄船曰馬快船曰海運船曰鮮船曰備倭船曰戰船凡七等皆會其財下諸司酌多寡久近勞逸而

均劑之凡織造冕服誥敕制帛祭服淨衣諸幣布移內府南京諸省周知其數而慎節之凡公侯伯鐵劵差其廣高凡祭器冊寶乘輿牌符雜器會則於內府凡衡量謹較勘而頒之懸式於市其奉敕分理於外者為北河差郎中南河差郎中中河差郎中夏鎮閘差郎中南旺泉閘差主事荆州抽分差主事杭州抽分差主事清江廠差主事通惠河器皿廠六科廊皆本司總理者所屬為文思院大使副使織染所大使副使

屯田掌屯農墳墓抽分薪炭夫役之事凡屯田腹邊公田開田沒官田給衛所耕劖其地力人力而徵其子粒凡在邊牛犁鐵器官給之凡墳塋堂碑碣獸第宗室勛戚文武官之等而辨敘其差凡抽分徵諸商各有差凡薪炭南取洲汀北取山麓徵諸民有本折色酌其多寡而撙節之凡夫役伐柴轉柴皆僱役周知其數而時蠲之按司曰屯田重農事也制誠善矣及其後也徒存其名耳而其司僅掌上供并監局柴炭與山陵之事分司

為臺基柴炭廠為外差易州山廠有陵工臨時委差所屬為柴炭司正使一員副使二員

周禮冬官亡漢時補以考工記夫冬官之職既不可考亦豈待考工記補之而後為冬官之全乎大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萬物則事官之意在周禮可覩也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寺地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推也况冬之為言終也萬

物成終畢歸其根亶空土而已命之曰司空豈無意義而云然哉惟藏而固之富而生之此所以為冬之象也若夫考工記之事虞書所謂共工也夫共工誠冬官之事但其一屬耳故取以入冬官則可用之以補冬官則不可舜典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

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按工之官缺則民用不周虞之官缺則物生不遂故舜視百工萬物皆予一體故皆曰予而虞工列九官自古重之矣周禮屬虞衡於地官今則并山澤虞衡統屬之於工部葢垂猶且讓之任是職者可輕視之哉

都邑

司空所掌莫重於都邑之制矣古者營國必先於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槷眂景必正地中以天地

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
後建王國也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
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一夫其制
大畧如此然必有土方氏掌土圭之法而大司徒
又掌其凡蓋重其事也而建都之本則更有在焉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為民極蓋王基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
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凡

以為民立極也昔人有言曰京都為四方之極猶紫宸為周天之極然京都固為四方之極而帝王又以建惟皇之極也

中丞朱鑑興造吉凶疏臣聞陰陽家者流有云地有四勢氣從八方國都為天下之根本而皇城又國都之正宮凡有興作不可不愼令以外局四勢論之龍弱虎强山無四顧喜得有水亦嫌反跳衍者皆曰帝星所臨固不必論且以内局四勢論之

往日北平布政司為正宮故以晨昏鐘鼓在前今以奉天殿為正宮晨昏鐘鼓不宜在後緣左為青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後為元武左為陽右為陰青龍宜動白虎朱雀元武宜靜自永樂宣德以來各衙門在青龍頭旺慶壽寺衰微浮圖破壞故不為災住居安穩國家無事近年以來却將白虎頭上慶壽寺重新修盖朝暮焚香鐘鼓齊鳴又將二浮圖鼎新修理虎嫌生角龍怕無睛且聞慶壽寺

金人所造革之可也何為重修二浮圖金人所刱除之可也奚為復建加以西山一帶新造寺宇數多本欲求福殊不知反助其為虐耳以致江南草寇生發塞北烟燧不寧皆因白虎頭興旺之所致也雖有關於天數亦必本於人事陰陽之術不可盡信地理之書亦不可不信細民之家尚欲趨吉皇城之内可不避凶如蒙俞允乞敕在廷文武大臣計議先將慶壽寺廬其居移其人杜其門弛其

鐘鼓去其二浮圖候邊境寧息無事之日將寺移
去東邊舊工部地方起造改為龍興寺可建二浮
圖任其鳴鐘鼓以聳青龍頭仍將順天府鐘鼓樓
移來東臺基廠之内起盖晨昏扣撞以敵白虎臂
又將順天府移來舊都察院及將大興宛平并三
儒學移來舊吏户禮三部地方開設以配三法司
務使青龍動而且興白虎静而且安其元武門迤
北順天府地方取正改作庫藏以收天下黄冊圖

籍以壓元武之地或得餘暇再於城之東南巽地之角起盖功臣廟可助外局之龍庶得四勢動靜相宜八方氣候相應則國康民安天下太平矣

溝洫

大禹治水而盡力溝洫此司空之所亟宜講也當日治水不過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而已而天下之言智者莫踰焉何哉洪範五行水曰潤下知水之性潤下則知禹之治水矣是故先決九

川以導於海使水之大者有所歸次濬畎澮以距於川使水之小者有所洩此所以九州同四隩宅而萬世永利也商之衰也五行之官世失其業周人始命遂人十夫為溝百夫為洫千夫為澮萬夫為川而溝洫之制始立稻人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而溝洫之制益詳至於匠人氏又辨其深廣之度而通其蓄洩之宜其法可謂盡善矣然周人豈夷陵谷而

為之哉亦不過因其自然之利而修伯禹之故而已周之衰也遂人稻人匠人之官又世失其業列國之君皆自利以病隣國暴秦之興又廢溝洫開阡陌而水利廢矣是故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翁穿湔口則蜀以富饒史起鑿漳水於魏則鄴傍有稻粱之咏鄭國導涇水於秦則谷口有禾黍之謡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堰則興元之荒瘠復為膏腴趙尚寬修召信臣之故渠則南陽之瀉鹵

變為沃壤之數君子者孰非因其自然之利而修其已前之法哉謂之得周官之遺意亦可也今國家司空有總職水利有專管官員省以督之府府以督之縣而縣之陂塘圩堰又莫不有長重以憲臣之稽察皆以愍惠元元而興水利也然遇水旱民輙告病者是必有其故也此無他陂塘圩堰之長皆失其業而郡縣長吏又莫之省憂故也愚則以周官之職不可卒復而溝洫之遺意尚亦可尋

周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蓋溝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爲今之計莫若申飭郡縣長吏督率陂塘圩堰之長察水勢之曲直原地勢之高卑可隄則隄可決則決因陂塘圩堰之舊加疏濬築塞之功而又嚴侵占之禁明考課之法則灌漑之利興而河患免矣雖然賈讓有言曰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利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

入陂障卑下以為圩澤使秋水多得所休息左右游波寛衍而不迫此誠萬世水利之上策哉昔人有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則夫西北之地古之中原地三代所行井田者誠能稽元學士虞集之議而於河南山東陜西諸省長川廣野可以開溝洫而蓄洩其水畫經界而原隰其田成菑畬而稼穡其利者因其沮洳去其萑葦或召募給其牛種而寛其租賦或

番休尺籍之兵立之屯營而儲其糗糧則通東南之漕運以給太倉者常也斂西北之粟以足邊儲者權也所以濟漕運之所不及也

永樂間命户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

海呉淞江袤二百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呉江長橋至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灔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呉淞江南北兩岸松江大黄浦乃通呉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

浚疏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黄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方之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歳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於是水洩農田大利宣德間蘇州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龎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

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夏原吉尚書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天順間都御史崔恭景泰間侍郎李敏弘治間侍郎李貫嘉靖間都御史李充嗣俱治之然不能如前兩度大用其功故日以淤積至隆慶間都御史海瑞欲治之

竟奪於衆論不竟其功萬歷間御史林應訓亦嘗
疏言之竟不能行至近年而獘極矣崇禎初員外
陳茂徳言之輔臣亦有吳人為上言之上疑其勞
民命撫臣議之撫臣李待問適以擢漕督將去謂
挑濬不可以已然人有言三江總開一勞永逸者
有言物力難措先開吳淞江而後徐議之者有言
且就内河道疏其溝澮者而皆苦於費無所措上
以其費罷之東南財賦之地國賦根本日見凋敝

此經國者所宜亟講也

王文恪鏊吳郡治水碑西蜀李公謂東南諸水咸滙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涸其别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墳墓其上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輙畏其難而止弘治中徐侍郎貫濬之不能深廣旋開復塞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水猶

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脈絡也尾閭不泄腹且䐜脹為病四支百脈無不病者將事之初横議紛起或謂水旱天數非人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印鑿之覆引水入内為患公皆不聽不數月功就初白茆自北達於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濶三十三丈

白茆上流又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為塘為浜為港為溇者凡十有九又於宜興濬古瀆武進無錫濬桃花港龍蕩九曲城墅河江陰中港利港横市河皆林君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濶十八丈又於湖州濬大錢小梅七十二溇吳江濬長橋一帶引湖水散

澱山等湖崑山瀉趙屯大盈道褐等浦其為浦為港為浜尤多皆顏君如瓌所理也白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閼則為石閘一陽城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茆之流又為堰一夏駕浦新洋江吳淞之交横引江水斜趨婁江則吳淞勢弱不能蕩激易淀且閼又為石閘一葢疏宜興湖州諸閼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茆之閼太

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六年四月訖工是役也為工凡四十萬二千五十三銀為兩若干米為石若干

治漕

國家漕河有四其自上江來者至儀真下江來者至瓜洲由廣陵而達淮安為南河由黄河而達豐沛為中河由山東而達天津為北河由天津而達

張家灣為會通河工部尚書總其政而分寄以四司官賜之璽書令便宜行事

行河有八因因河未泛而北運因河未凍而南還因風南北為運期因河順流為運道因河安則修隄因河危則塞決因冬春則沿隄修治因夏秋則據隄防守守有二曰官守曰民守防有四曰晝防曰夜防曰風防曰雨防有三策夏秋水發運艘度河漕既愆期河無全算是謂無策運艘入閘國計

無虞黃水齧隄隨缺隨補是謂中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閘夏秋之際河復安流是為上策閘有三曰石閘叢石為之有龍門有雁翅有龍骨有燕尾曰活閘漕長恐洩木板為之視閘廣狹而多寡焉曰土閘閘水出口與河上下相懸為壩留水以與河接河隄之法有二有截水隄有縷水隄水之為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為勢急則通緩則閼縷水之隄因河勢而束之也治水者便之截水之隄

過河性而阻之也治水者忌之築隄有三夫編設曰徭夫召募曰募夫借派曰白夫有隄無夫與無隄同有夫無鋪與無夫同隄以防河夫以守隄鋪以居夫參相得也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

南旺廟記尚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一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趨事赴工之人一萬五千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

黑洋山由舊曹州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
遂淤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舟楫不通乃
於濟寧迤北至城材等遞運所凡軍需錢糧之輸
北者悉陸運至德州凡七百里始入衛河至是疏
鑿之又塞舊曹州鄆城兩處河口濬沙灣至舊州
一帶河道又同刑部左侍郎金純等河南督運水
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北城起下達鄆城至魚臺
縣塌場口入於漕河又疏山東七十二泉滙於分

水故永樂九年太宗降綸音一章曰工部錦衣衛
便差四箇官鋪馬裏去都齊到那黄河新開口之
處討兩隻船從那里看將下來到舊曹州兩河口
分開一路往會通河那一帶去一路至穀亭這一
帶來看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如何還看那黄河
水比先是那一處漫過安山湖那一帶去淤塞了
河道若是那原漫過水處隄岸低薄時就再整得
高厚若不低薄時罷將文書去與宋尚書每知道

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是朝廷開河道不過欲通天下貢賦未專於漕運也十年宋公始議會通河儹運北京其奏狀曰永樂十年某月某日工部尚書宋禮奏海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倉開洋直沽下御待秋回京船隻多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者俱用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徽州等府軍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月終完備駕赴太倉應用因限期逼

迫措料不及不免科斂鈔物買辦其間作弊受害
者不可勝言造船者惟顧眼前之急不慮速成不
堅之患計其所費物料人工又難細舉且如造千
料海船一隻須用百人駕使止運得一千石若將
用過人工物料估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船二十
隻每隻用軍二十名運糧四千石以此較之從便
則可如將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四府稅徵糧米定
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并兗州府糧三十萬石赴濟

寧州交納差撥近河徐州等衛旗軍一萬名各委指揮千百户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河儹運供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無逼迫之患駕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并海運計之三年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備民無煩擾之憂至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亦疏鑿淮陽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為國大利而宋公之功當

為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勞厥後傳謂宋公有微過朝廷督責之草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惟頌平江伯而不及宋公故丘文莊公嘗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閘簫鼓叢祠飲餕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後李文正公各有詩其意在言表矣後主事王始請於朝廷祠祀於分水龍王廟之傍因併録之以示來者知宋

公之功不可没也

元人揭傒斯都水分監記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鎮掌凡河渠壩牐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為堨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涸故為防以節之水溢則縋起懸版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牐皆置吏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訟獄焉雨潦將降則命

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徒以導閼滯塞崩潰時而巡河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焉

水泉

河臣陳銳奏濟寧等處一帶河道全藉山東徂徠山等處泉源接濟先年工部差官一員在彼專管續因減革不用其泉源止委布政司分守官帶領巡歷不周又有分巡事務未免顧此失彼是以泉

脈不通阻滯糧運要行工部照舊差主事一員專理其事從之山東泉源百八十出濟兖二府一十六州縣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是為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是為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為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為新

河派也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是為邳州派也皆所以濟漕河也徐呂而下黄河經行無藉泉矣

水櫃

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為之積瀦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為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經畫盖殫悉獨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黄流逆奔則以

昭陽湖為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為瀦蓄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隄始無虞宜大興人卒由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於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昭陽湖水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地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於此者

總河總漕

舊制遇有黄河衝决事體重大則專敇大臣一員帶工部銜往治之竣事還京後連有水患遂為定員其職專管黄河於曹州駐劄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屬之管河郎中洪閘主事舊不屬也故總河敇諭内云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黄河北岸長隄并各該隄岸應修築者亦要著實用功修築高厚以為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相度訪究水源可以開分殺通之路并可築塞

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分頭用工作速修理此原敕也後增云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黄河衝决已經差官整理令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歴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盖新敕為黄河衝塞漕河故有是命其實專為黄河也先年河道自瓜儀以至通州皆

屬漕運衙門管理故其敕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督該管官司并廵河御史管河管洪郎中等官設法修築疏通以便糧運怠職悞事者一體糸奏凡有便於糧運利於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蓋漕運者漕則漕河運則糧運原是一事原不應分也舊制總漕每歲進京會議往回查看河道後以廵按奏留不行遂成故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諫後更不赴京矣至二十二年

二洪淺阻總漕具本盡推之總河奉旨切責總河而下俱戴罪整理自此河道糧運遂岐而為二矣

黄河

今之治河與古異盖河之故道自懐慶大名至瀛滄入海彼時無漕河故議欲就其順下之性引之東北而復其故道今東北有漕防其衝決矣古疏之鑿之惟欲去其害矣今則欲資其利盖漕舊不藉河自景泰後始有黄三清七之說今徐州二洪

以下專用河水矣所以治之者有疏有濬有塞而疏為上盖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西滎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

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自此新舊分
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後皆塞而止存沛
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容納
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
而分勢耳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而東北斷
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
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
東南源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溜溝

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此治河之善經也

李東陽曰河之為患自古有之治法亦異蓋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河決張秋徐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侍郎白昂治原武之決舉南兵部郎中婁性同事築陽武長隄以防秋漲引中牟之決

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又自魚臺歷德州至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疏之效亦明矣哉

徐有貞治河工成碑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

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捄也今欲捄之請

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防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流水之渠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濮陽之濼又九里而至於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於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於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於李𡶶之涯由李𡶶而上又二十里而至於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

於大瀦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
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
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
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
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
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
鄄東曹南鄆北之區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頃百
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必集乃恭

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既作大堰其上
揵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
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
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
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
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滙澶濮之流而納諸
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
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

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
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
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
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
泝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
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
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天子從之

王鏊記劉大夏安平治水碑景泰四年河決張秋

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六年遂決黄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絶前後績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涖時議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鋭同往涖之時夏且半鋭等聚謀始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軼決口屬之河於是

軸轤相銜順流必發乃始議築黃陵岡之缺初大梁之北為沁河東南流入徐西為黃河流入淮其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決黃陵岡以及張秋銳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於是浚河自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潁以入於淮又浚河自中牟扶溝陳潁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於徐於時向冬水且落漕乃於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

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决口去窒艦沉壓以大埽合且復决隨决隨築吏戒丁勵畚插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繇月河以北决既塞繚以石堤隱然如虹輔以渠柱森然如星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旺湖諸泉源又堤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役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為斤一萬九千有奇竹木二萬七千薪為束六十三萬芻二百二十萬事聞

嘉隆之季司空潘季馴一生拮据河干時謂之勞臣其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竟季馴在事止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為萬全第一義其經畧兩河疏云臣聞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為喻而論為政則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

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黄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元人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

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黄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黄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剥蝕既久隄岸漸傾水從

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為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決也今新開築復淤塞故河漸巳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濶者

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河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别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内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黄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决

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遥隄或葺舊工或剏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黄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挑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耳黄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磨臍溝

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
壩任其宣洩則兩堤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
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
欲順水性令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河欲北
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
為性也決水乃過顙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
又曰昔禹治水播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今臣等
乃欲塞諸決并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

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黄水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思也況黄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郟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徳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

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必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等不暇遠引他證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澀去歲水從崔家口則秦溝遂為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

萬歷戊戌河決單之黄堌運道告堙乃召劉司空

東星往治於是議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於彭城元時賈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年至嘉靖末北徙潘大司空季馴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決黄堌稍盪成渠惟曲里鋪至三仙臺四十里阜陸如故公因而鐫焉又起三仙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若干里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萬諸部吏民若罔聞焉邵伯界首二湖揚之巨浸游波決漭風則善溺渠成行旅

晏然初議二十萬比成費可三萬時公並議開泇河未及成而公卒於濟寧賴李公化龍排衆議力任成之

泇河在滕嶧之間受沂沭之水南通淮海漕河一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議論莫定舒司空應龍嘗鑿韓莊中作而止劉司空東星主其議甫動工而劉司空卒朝議以可任其事者莫如李公化龍即家拜公工部尚書總督河道公徧行淮

徐鳳泗閒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泇河遺跡喟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袵席者也乃上疏言開泇河便即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於是運艘通行無礙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即為已至迄今賴之

淮撫李三才疏昔泇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為疑乃臣則以為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令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

兼資其利故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緯是以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瀹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黄河者運河之賊者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

也顧運借河則河為政河為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為政我為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覩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即宋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

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於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黯之發倉此即國計無裨猶且為之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為害耳運入泇河而安流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參罰之累可免即運軍不至於趕幇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疎恐遂恣横流而浴鳳泗也奈

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不兼治河也彼直為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為陵捍患其何防之敢疎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莫荒凉安在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浴於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聞泇河之役且剌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此如蛾赴火蠅趨餳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浴民魚悔之晚矣泇河開

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泇口必且移之
沿河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
之即使水能破城必且為魚者少此為曲突徙薪
於徐而出之畧攫陷穽者也無疑者二故泇河之
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
總河曹時聘疏國之大事莫重於漕命脈攸關良
非細故二百餘年自徐而下大都以河為運邇來
遷徙不常數失其利非二洪告涸則諸溜難前内

外臣工蒿目腐心莫不以無漕爲慮幸泇河一線
先該河臣舒應龍創開韓家庄以洩湖水而路始
通繼該河臣劉東星大開梁城候先莊以試行運
而路漸廣比至三十二年河臣李化龍上開李家
巷鑿郗山石下開直河口挑田家莊殫力經營行
運過半而路始闢至三十三年二月内該臣接管
行事見得改挑經始運艘將臨立限嚴催多方鼓
舞暮春首夏接踵告完是年行運者八千二十三

隻比至去冬今春臣雖躬督大挑猶不時親詣泇渠往來料理建閘平溜濬淺裁灣日夜催趲如期而竣故今年糧艘七千七百六十五隻盡數渡泇則泇之可賴豈不昭昭在人耳目哉然漕渠成矣河官未設閘座建矣官夫未定轉輸通矣置郵未改萑苻警矣司捕未立兼之閘禁未嚴節宣失度水利一洩立覩膠舟臣故不敢虧一簣之功廣集衆思謬畫善後六事列款具題或云黄已治矣運

可行矣焉用泇河爲哉噫此未覩河患之言也治黄者去南陽之害也用泇者避徐邳之險也非謂黄治而泇可不用亦非謂泇通而黄可不治也二者不相悖而實相成則黄流既挽安得不汲汲然從事於泇以爲運道久遠計耶此後過淮糧船一入直河別無險阻臣等自當照數具題不必襲過洪之舊名也
駱馬湖運道潰淤以劉公滎嗣爲總河往治之公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黄水注其中以通

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計工費五十萬其鑿河處悉黃河故道下多宿沙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浪迅急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為淺為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而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惟願入泇不願入新河劉自往督之諸舟間有入者苦於淺澁於是南科曹景參疏論被逮坐贓入獄父子俱死按治河之役鮮有免於吏議者景泰弘治間徐有貞劉大夏治水張秋亦困於多口賴

朝廷之明譏忌弗行卒以底績後自盛應期而下或以言去或以憂死鮮有全者至劉榮嗣之禍極矣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者無不為劉公稱冤也有謂劉公置身表表自為户部郎時已負時譽時閣臣温烏程方興黨論公之受禍不僅為河吏可慨矣

開膠萊新河

隆慶五年漕河大決漕運為梗憂國計者始起而

議海運真定梁冢宰夢龍廵撫山東時用方伯王宗沐之議疏請行海運謂元人海運起太倉嘉定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即舟與米行於其間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於元人利實專於便易於是海運行至萬歷元年高新鄭拱去國張江陵盡反其所行户科賈三近奏罷當日梁公親至海上籌咨詳密泊頓有

所風雨有占造船有法具載成書如指掌也然據其情形由安東循靈山歷陳家島緣岸而來固可無虞矣然中段浮牢之險放舟大洋入黑水夾延眞白蓬頭經成山沙門波濤洶湧未易濟也所可議惟膠萊一河梁公曾言不可開然每詢土人云新河自膠州歷昌邑濰縣西北出界河只八十里内六十里海潮日至其二十里淤塞舊時閘壩規制見存萬歷初濰縣人司空劉應節奉命往勘亟

言可開以浮言而止當日議開事宜其言鑿鑿崇禎十六年江右曾櫻為登撫疏請開治未及竣而亂夫海運關燕都重輕新河係海運通塞留心國事者所亟宜咨訪也

說者謂分水嶺馬壕難於開鑿大沽河小沽河易於壅沙復欲自黃埠嶺雲河口諸所剏開一道以接之愚則以為理舊業有三易焉夫馬家壕兩崖阻石舟不可觸近經削治海舶大行不煩人力一

易也二沽衝沙為害良不能免然河越二百年積沙僅以尺許冬春水涸歲加撈刷何能為患二易也分水嶺地勢誠高然河底泉水蓄瀦河旁夫流可引更為增置閘壩蓄洩有備何憂淺閣三易也夫治之而果有三易也則排衆議而舉之可也

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為漕渠可虞議開新河以永裨國計疏仰惟我朝定鼎燕京勢極西北一切軍國重需悉仰給東南在祖宗時猶藉海運之利

轉輸萬里以給邊餉自會通河開海運始罷至使
國家萬年之命脈僅恃一線之咽喉於是有識之
士謂宜別通海運一路與漕河並行以備意外之
防後留遮洋一總者存此意也其慮遠矣矧今黄
河不馴漕渠多故經理無策至厪宵旰萬一河流
他徙轉運不通彼時倉皇而後為計不亦晚乎近
該河道御史傅希摯有見於此廣求運道議開泇
河亦思患預防之意臣等愚陋無知謬有一得敢

為我皇上陳之竊謂海運之所以可慮者以時有放洋之險覆溺之危二者而已欲去此二患而坐收轉輸之利惟山東膠州一河南自淮子口入海由齋堂島鷹遊口入淮以抵淮揚賈客往來殆無虛日風順不過五六日之程亦人所共知也中間未通者不過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計地約有一百五十餘里其間深溝巨浸尚居其半應挑濬之工不過百里且平原疏通土高山長壩之草也畚

鍤易施工費不劇非有甚勞民傷財之患也往時諸臣建議蓋屢及之朝廷亦屢遣重臣往勘之矣然其累年經營迄無成效此其故何歟勘事者未睹開河之利過計未形之害止據見在故河而未暇別求便道殆不知故河紆曲長亘二百六十餘里歲久積沙淵至三十餘丈且一水中分兩海濬之淺則潮不通濬之深則力難措水至則必淤沙高則必崩於是有人力莫施之議潮既不通河復

淺阻於是有引水灌輸之議既而潮必不通河不可濬求諸遠近又無水可引於是開河之舉因而報罷兹事有因非當事臣工任事之不力也臣等之愚以為欲開膠河必通潮水必捨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莊約四十里俱岡溝黄土宜用挑治自劉家莊北抵擡頭河張奴河至亭閘口三十里俱黑泥下地水深數尺宜用挑濬自亭閘口歷陶家

堙陳家口孫店口至玉皇廟約六十里河寛水淺宜從舊河之旁另開一渠玉皇廟至楊家圏二十餘里水勢漸深約五六尺宜量行疏濬楊家圏以北則悉通海潮無煩工程矣大抵此河以工力計之宜開創者什五挑濬者什三量濬者什二以地勢論之宜挑深丈餘者什一挑深數尺者什九以水圭測之高下悉有凖以錐探之上下皆有石似的然可開無復可疑矧此工一成凡有數利也海

潮所至風帆順利不過半月之程其利一也海潮所至劃然成渠以後可免剝淺之費挨幫之守挑濬之勞其利二也循港而行遇風則止外無放洋覆溺之患内避黄河遷徙之虞其利三也漕運之粟率鍾而至石海運脚費既省則免夫加耗自宜減省其利四也吳越荆湖諸省之粟查照先臣丘濬所載議一半入海一半入漕海既通便河復迅速彼或有滯此尚可來是兩利俱可圖之其利五

也海舟一載千石足載河舟所載之三海舟十五人可減河舟用卒之半退軍還伍俾國有水戰之備可制邊海之寇其利六也仍查復國初濟邊事例每年改撥數萬石以濟遼薊軍餉亦可省屯運之費免招買之苦其利七也要之以萬夫之力興數月之工掘地止數十里所費僅數萬金審時量力似無甚難亦何憚而不為耶竊惟膠河之設事理甚明若往還會勘則築室道旁竟成聚訟若委

用不得其人則推委避事又成畫餅合無免行覆
勘但簡命實心任事大臣一員往督其事一切河
海運道查照前議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應
會議者會同漕河撫按諸臣計議停當而行則任
用既專責功可奏若治無效願請併治臣等之罪
又查得班軍四枝除二枝赴邊外尚有六千在籍
操練一枝屯住膠州一枝屯住青州及查即墨一
營亦為附近合於該營起軍數千連前班軍約近

一萬之數然後度地以分工量工以論日免其操練專事工作仍有月糧之外每日給銀四五分以佐其費而作其氣庶衆競勸不世之功將不日可成矣臣等生長海濵頗諳水利身膺水土之寄目擊漕渠之變屢差知水人員往覆查勘至再至三信膠河之役似不可已輙敢冒昧上請倘蒙聖明允納勑下該部詳議速賜施行不惟相濟漕運足備他日意外之虞且兼通海道無復昔年險遠之

慮國家大計萬世永賴之功或在此矣

又第二疏爲敷陳新河是非利害之辨以備採擇

事伏念臣至愚極陋無所知識頃以運道梗阻輙

不自量越俎而陳膠河之議繼因當事諸臣議處

未妥又蒙皇上任使齎勑前往膠萊地方勘議河

工臣復不自量力陳膠河可開之狀期爲我國家

求建轉輸之利詎意衆見不同流言蠭起廟堂主

持不定漫然兩可而中止焉竊惟今之運事自徐

邳以南而至淮揚溢決淤塞之患蓋無歲無之矣顧黄河未至遽遷運道尚無大阻又其時海上多瘟疫之災國帑乏羸餘之積新河報罷孰曰不可但謂河不必開可也若乃歸咎於河而曰河不可開則誣甚矣河形俱在衆目共睹非微曖難見之物也水土之工即庸衆與知非有神幻不可測度之事也是役也在元人已為之建閘置壩古蹟猶存比因淮子口石砑森立傷船甚多遂以罷運是元人之無

成其患不在開河之難而在淮子口伏石之險也我朝嘉靖間海道副使王悳復舉而行之其用力次第不急工於治河而首務於開山於是鑿通馬家墩無復伏石之慮矣乃南北引潮舟楫必達中間未及通者僅三十餘里而本官不留以陞遷去任是王悳之無成非河之不可盡開欲盡開之而無及也臣生長膠萊之間徧歴河海之上奉朝廷之簡書籍國家之全力目擊可為之狀又得任事

之人乃竟不能尋元人已試之跡收王憲垂成之功徒為此河增一誣服之案且重杜後來任事之心臣等之罪大矣夫事茍利國家死生以之令河是非不明臣之心迹彌晦輙敢不避嫌怨冒昧再陳惟陛下少垂察焉謹按膠萊新河南北海口相距約三百里除麻灣口以南直抵淮陽海倉以北直抵天津賈客往來歳無虛日無容别議外其壁溝河以北應該量挑者約一百七十五里深挑者

約五十里共二百二十五里其河兩岸之土如膠一水中流若練下無流沙旁無疏土諺謂銅幇鐵底殆非虛語止有沽河積沙一段約長五里乗潮入舟本自無礙當事者以為不然乃議開壁溝河十三里直接黑龍潭正以避沽河之沙也又有白河一道正當分水嶺之衝歲久積沙約長三里初議水之來處疊壩建閘足以障之當事者又以為不然乃議創開船路溝七里正以避白河之沙也

夫河之有沙猶山之有石也但問其為害不為害可治不可治而已今以數百里之河經千百餘年之久流沙之積才有此數一除可盡則亦何害於河哉此南北全河形勢之大較也夫地有定形則高下有定凖然而每一丈量則隨手高下輙至相懸臣督同部道諸臣約量地勢截水為壩使壩水自為平水與海面相照乃知由麻灣而北以至壁溝河口地面高於海面者才得制尺五尺由壁溝

河以至吳家口地高於海面者約一丈五尺由吳家口以至分水嶺地高於海面者共約二丈二尺四寸正與王副使原丈數目相符止多四寸過此而崔家口則漸低五尺四寸由崔家口而至趙家鋪則漸低一丈五尺由趙家鋪而至劉家鋪則漸低二丈二尺四寸又與南海平矣此以上但對海面而言臣等先估謂當視海面仍挑深五尺使海水流通是無問潮不潮常有五尺之水也再益以

潮是常有丈餘水矣如此則引水建閘皆可弗用此南北地形高下之大較也每地一里約三百六十步每步折制尺五尺共計一百八十丈全河應修之地二百二十五里六十六步以深濶折筭共約四萬五百三十三丈照依西河規格每地方廣一丈深一尺為一工共約五百七十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四工每工給銀四分共該銀二十三萬二百九十六兩有奇此修河相沿之通例也夫約以

人夫四萬爲準每日約工四萬計一百四十四日約工五百七十五萬七千四百一十餘工可以竣事此又以深於海者言也若乘潮放船但以海面爲準不必更深可當前工之半又或括取地方見在班軍壯快等項可約萬餘人每月除原有月糧工食外量給鹽菜銀一二分則所省又十之八九矣此全河總會工費之大較也夫河之爲患惟海潮不通耳海水既通潮水繼之朝夕而生萬古不

輿非若秋水行潦盈涸無常之可慮也是河也地形中高幇底既固稍加隄防功可經久非若浮沙疏土崩決無常之可慮也由是新河既成兩河並運以居常言之在新河則南北直隷轉輸甚便可省數月之程及一切盤剝折耗之費其在西河糧數既分運事自速亦可以免挨幇之守與積水之艱以遇變言之彼或有滯此尚可來既可以備漕河改徙之虞亦可防奸宄意外之患其在東土則

商販悉通足資貿易荒歉有備不致流移以之而通運於邊方則薊之永平遼之廣寧等處一水可達亦可免招買之難空運之苦此新河利害之大較也要知今日開河之議雖經由南海一日北海三五日沿涯循港萬無一失原非元人黑海開洋之比是役也係河運非海運係疏導非開鑿可用海船亦可用河船有裨於西河非欲廢西河也若茲豈唯宦遊者不能知即土著者亦未之盡知況

前河係山東撫按揭報以為便利臣奉命往勘亦多用諸臣之議中間但稍易其鑿湖引泉之謬轉為通潮之策其稱海口淖沙查無踪跡分水嶺視之海面亦尚高二丈餘別無異說也不意臣所措畫盡成謬妄流言飛語傳布兩京以致通漕大計因而中止夫西河之告變者屢矣廟堂岌岌求善後之策亦甚殷矣萬一黄河改徙運道艱難即有深謀遠慮之士出而應卒然之變既將以今之公

案為後之殷鑒誰能復任天下事哉伏乞勅下該
部將臣終議與前案並存庶是非不淆利害易睹
即此河今雖不開後必有開之者矣
秦中王憲膠萊新河圖說昔元人海運自淮安循
涯而行至靈山之東浮山嶗山之西有薛島陳島
石研林立橫伏海中若橋號槐子口橋最險難越
元人避之故放洋於三黑水歷成山正東踰登州
東北又西北抵萊州海倉然後出直沽以達天津

嘉靖乙未余巡察山東海道乃稽閲膠萊郡圖自薛島之西有山曰小竺兩峯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馬壕之麓南北皆接海涯而北即麻灣又稍北即新河又西北即海倉直沽察其道里由麻灣以抵海倉才三百三十由淮安踰馬壕以抵直沽才一千五百若徑於此可免遶海之險然元人嘗治此道遇石而止令若因地為工鑿馬壕以趨麻灣濬新河以出海倉便又以馬壕石岡試可鑿則新

河之泥沙可濬丁酉春率屬移元人舊鑿之蹟迤西七丈許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則皆石又其下則石頑如鐵錘力難入乃令火烈具舉焚以日夜沃以水潦久之石爛且摧化爲灰燼海波流滙麻灣以通渠斯成矣計其長十有四里其廣六丈有奇其深半之由是江淮之舟達於膠萊會歲洊饑弗恐即役己亥秋余召傭濬新河疏淺決滯所在水泉溢出積流成波深淵不一爲閘凡九以時蓄

洩其上各置浮梁以濟渡建官署以司守總計淺澁猶有三十餘里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諭工部前登撫曾櫻議開膠萊河以通海運曾否動工其户部所發及河工銀曾否支用著即察奏昨計臣倪元璐奏文登開養魚池為通漕便道係賀王盛所議是否可行即著王盛前去詳悉勘明從前確議速奏特諭節慎庫

劉清惠公麟奏建庫疏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准戶部咨嘉靖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該司禮監
太監張欽傳奉聖旨朕惟天下財物不在民則在
官取諸民以貯之官其取之也甚難則用之也豈
可無節周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孔子曰
節用而愛人此帝王之明訓也今在外錢糧各有
撫按等官督理查考歲奏月報自可稽察姦弊在
京惟太倉俱有成規其餘內外衙門各項錢糧因

無官查理積弊多端且如後府柴炭銀兩及團營子粒銀該管官員收管之際多方掊尅比其支用漫無查考多有侵盜私用夫以軍民膏血之餘而徒為姦豪漁獵之資深可痛恨你户兵工三部即便通行查議但係有錢糧衙門俱要差委科道官監收查理通行歲報庶革姦弊以裕國用太僕寺常盈庫馬價銀兩但見奏請支用其見在收貯之數不見開報今後年終也著將舊管新收開除實

在數目即造冊繳部具本奏知其餘未盡事宜你
各部推廣此意具奏而行以稱朕節財恤民之意
欽此欽遵照得本司與虞衡都水屯田共為四司
正係在官錢糧衙門本部設立衙門之時蓋有大
庫一座規制頗宏但無隔别會官監查之例其庫
設在本部之後有部堂二重并大墻限隔别無中
正大路前通加以堂司勢分懸殊非有重大事情
各司不敢逕入解官解户不赴前庫亦已年久但

有收放俱是司庫司收候至開支亦是司官自放事雖簡便浮謗易生進遑正官有缺各官稱疾不肯任事考察之際時論偶及無以自明皆因無官查理以至如斯請官監查義意最善但路道不便相應計處欲將本部大庫量加修葺比照户部太倉庫行移提督侍郎管理請差御史監查添設庫官庫吏并撥長守之卒立短廵之法量設聽事鋪設限以收放之期定以查盤之法按季輪差郎中

員外郎等官一員監管其事并照舊規輪帶都吏一名知數及辨驗銀色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詳其所議不為無見隨即差人相度得本部本庫之北循鑾駕庫外墻而行正與東朝房一間相對查係兵馬司管住其房年久損漏可以改為門道庫官庫吏不必增添本部所屬皮作局其務甚簡可以改為庫官駕閣庫吏并匠料典吏其役不煩俱可改為庫吏原衙原役各仍其舊其收受也每年三

六九月曉告納户依期聽收止令本部行文該司
轉送該庫查收出給庫收送司其於支也該司轉
送並同定以每月一次或一季一次俱在每月二
十五日為常一年既周舊管新收開除實在聽本
部提督侍郎公同造冊具奏仍一二年一次隔别
委官查盤積出附餘報官作正支銷其合用籍冊
紙張書造工食冬季炭斤并公會筆炭許於此内
公同支取若有虧折其原收原放官員身任其咎

庫門并内外牆門責委虞衡司掌管仍赴堂驗封鎻鑰遇委官到庫禀堂方開或責令提督侍郎封收此法一行在部掌案者與庫藏無干而在庫收受者與派徵隔别一官不到則鍵鐍不啓一工不至則支放不行本部本司本庫明立文簿一樣三本司務廳嚴加磨算務查有廵視典守親筆書判方纔准理分毫不明聽本部從實察舉其循牆南北設立更鋪各一於所屬地方武功中等三衛内

選取軍人四名若輪班不敷聽於各該廠局看守
又將本部巡更舊該官吏監生匠作均分一半在
彼巡邏每夜巡風司官報單具結以憑查考伏候
命下之日量支官銀以為工食行取變賣尼僧庵
房以為廳舍將東邊朝房一間改為門道空缺之
處補築牆垣官吏行移吏部照前改設若有重大
工役銀兩數多吏人書辦不足許於本部勘合科
内臨期添撥應用收放銀料之日本部行移提督

侍郎并管庫委官都察院行移該城御史查照施行其關防有未盡事宜聽臣等臨事損益另行具奏如此則利權隔別彼此綱維官吏分役互相覺察百年往弊一旦維新舉部臣工皆有忍渴廻車之義亦可以少裨皇上節財恤民之意於萬一矣奉聖旨工部四司俱有錢糧出納前此屬官賢否不一堂上官又不加嚴切查考所以浮謗易生覽卿所奏欲彼此關防互相覺察深得率屬奉公之

義修葺大庫開通道路改設官吏等項都依擬行仍聽本部侍郎一員督理就差該城御史監查務使衙門肅清浮議永息若有未盡事情宜逕自損益施行應具奏者具奏定奪欽此為照庫藏既立當額定名以垂久遠官吏既設當給印信以防姦弊且庫既在部堂之後鑾駕庫之西則腹背空虛前議於武功中三衛選取軍人各四名巡守恐有不敷相應添取又照本庫所貯本以奉國之公伏

讀聖旨有率屬奉公之諭欽承德意似當名曰奉
公之庫若求設庫本意不宜濫興工作以節為本
又於收支之際不宜橫取悖出以慎為上名為節
慎意義亦通又惟一庫雖小而正名訂義非聖莫
裁乞為上請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本部大庫
之名出於胥吏口傳未經奏立定名今既特設官
員收放卷吏隔别必有關防印信則庫收可徵若
庫名未降則印信無憑鑄造況此庫一歲之間月

無虛日而出入浩繁動累千萬令該司奉呈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之日將本部大庫賜以定名上請轉行禮部照名鑄給印信一顆付與庫官收掌仍行武功中等三衛於餘丁内各選十名前來與原定軍人相兼防守如此則綱維始備名正法嚴而姦弊亦永絶矣

按劉清惠名麟於嘉靖中疏請立外帑刷四司財貯之銓主事一人偕工料給事及臺臣典出納上

嘉之賜庫名節慎公字元瑞安仁人在工部以内

璫督造蘇杭袍服為非制爭之不得遂掛冠去公

歸貧甚布衣芒屩踽踽行里中好樓居力不能構

文徵明寫神樓圖贈之

稅科

倪文毅岳曰舊制天下商賈輻集之處各設稅課

司衙門立法抽稅具有成法惟南京龍江大勝港

原設抽分竹木局抽分竹木柴炭等項有三分取

一有十分取二有三十分取二者取之至輕用之至節遠近輻輳上下便益近年工部奏准於浙江杭州府湖廣荆州府直隷蕪湖縣設置抽分衙門遣差部官管理不惟地方接連重複抽稅而其人賢否不齊寛嚴異法但知增課以逞已能不恤侵尅以為民病甚者器皿貨物不該抽分之物一概任意勸借留難所得財物無可稽考因而侵漁入已商賈大困

工部抽分始於成化七年工書王復請於太平之蕪湖荊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遣司屬親往其處抽分竹木變價解京以供營繕之用其初每歲千兩後遂增至累萬朘削不已大為商困言利之臣貽害如此

織造

工書徐恪疏令之南京并蘇杭嘉湖等府即古吳越之境租稅之出數倍於他州而綺紈錦繡之貢

歳有常額上供六宫之用下充四裔之賞近又差
内臣往彼織造乗輿服御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
所費不貲近侍勢位尊嚴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
應財物非天降地湧皆民之膏血也若不早為蘇
息誠恐民不堪命怨讟由之而起禍福倚伏不可
預測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千載之下猶仰盛德皇
上臨御未久春秋鼎盛方當躬行節儉以身先天
下奈何以服御之故遠遣内臣勞東南之赤子乎

伏覩皇上即位首頒明詔特載蘇杭嘉湖等處織造內外人員即便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聞之莫不懽忻鼓舞以為聖德之厚燭知民隱曾未三載復此差遣無乃執事者之過非皇上之本意也但愚民無知罔測所自未免有為惠不終之嘆此微臣所以不避斧鉞冒昧而言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仰遵明詔俯察下情仍將差去織造內臣取回餘剩絲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處巡

撫廵按咨訪輿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息民養兵及防微杜漸之計悉聽舉行不作無益與民更始庶幾應天以實而災異可弭矣

崇禎元年二月停蘇杭織造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蘇豁乃有織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見在織造錢糧上緊成造

著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著馳驛回京其
改織錢糧仍入歲造内應用織造員鈌暫行停止
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稍加軫
念用示寛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
敬天恤民至意
屯田
冬官治土地故方正學每以周官無司空非亡之
故也漢儒不察其職散入他官耳觀自唐宋來司

空署有屯田司其說亦有本今六卿之職大異周官而明制屯軍之牛具農器屬於工部屯田司則其意自有在後問其官所職何事亦不知矣

永樂中令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臣謹按陝西山西北直隸邊境若提督廵撫都御史能盡查各邊總兵總鎮指揮千百户名下私役軍作舍餘退回衞所各安生理以力農畒復設法招聚遊民遊僧百家為里千家為堡耕邊境荒地仍行

此令以給農器數年之後邊地可以盡闢而耕也
天下屯牛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宣德以
後各處衛分牛隻數目俱由五軍都督府照會工
部立案備照倒死者著令買補孳生者查勘明白
年終依例造冊奏送該府轉行工部知會

鐵廠

工部奏疏遵化鐵廠訪係永樂年間在於砂坡谷
開設後遷松棚谷正統間開遷令白治莊彼時林

木茂盛柴炭易辦經今建置一百餘年山場樹木砍伐盡絶以致今柴炭價貴若不設法禁約十餘年後價增數倍軍民愈困鐵課愈虧合無行令本廠郎中出給榜文嚴加禁約著落各該衛所州縣廵捕官員曉諭地方軍民人等不許在於應禁山場擅自樵採開墾耕種燒窯燒灰違者許本廠郎中捉拿照例問發

京東北遵化境有鐵爐深一丈二尺廣前二尺五

寸後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闢數丈為出
鐵之所俱石砌以簡干石為門牛頭石為心黑沙
為本石子為佐時時旋下用炭火置二韝扇之得
鐵日可四次石子産於水門口色間紅白略似桃
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擣而碎之以投於火則化
而為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則其沙始

銷成鐵

鐵冶西去遵化縣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則邊牆矣

羣山連亘不絶古之松亭闗也生鐵之煉凡三時而成熟鐵由生鐵五六煉而成鋼鐵由熟鐵九煉而成其爐由微而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則敗矣爐有神則元之爐長康侯也康當爐四十日而無鐵懼罪欲自經二女勸止之因投爐而死衆見其飛騰光焰中若有龍隨而起者頃之鐵液成元封其父為崇寧侯二女遂稱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其地原有龍潛於爐下故鐵不成二女投下龍驚

而起焚其尾時有禿龍見焉
元人王惲議省罷鐵冶户疏竊見燕北燕南通設
立鐵冶提舉司大小一十七處約用煽煉人户三
萬有餘週歲可煽課鐵約一千六百餘萬自至元
十三年復立運司以來至今官為支用本貨每歲
約支三五百萬斤况此時供給邊用雖所費浩大
尚不能支絶為各處本貨積垛數多其窺利之人
用官司氣力收買其價不及一半當時既是設立

提舉司煽煉本貨以備支用除支外止合存留積垜以備緩急今來却行盡數發賣竊詳此事虧官損民深為未便

漢之濟邊資於鹽鐵歷代因之至明而鐵不講矣然國初時亦有故事可考按洪武七年命置鐵冶所官凡一十三所江西南昌府進賢冶歲一百六十三萬斤臨江府新喻冶袁州府分宜冶歲各八十一萬五千斤湖廣興國冶歲一百十四萬八千

七百八十五斤蘄州黄梅冶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東濟南府萊蕪冶歲七十二萬斤廣東廣州府陽山冶歲七十萬斤陝西鞏昌冶歲一十七萬八千二百一十斤山西平陽府富國豐國二冶歲各二十二萬一千斤太原府大通冶歲一十二萬斤潞州潤國冶澤州益國冶歲各十萬斤歲共為九百五萬二千九百八十七斤此亦可助邊需一臂棄置不講而日稅南畝何也

正統初嘗諭工部軍器之鐵止取足於遵化不必江南收買後復命虞衡司官主之則國初諸官冶雖廢而遵化鐵礦尚足供工部之用也遵化撫臣欲開鉛礦竟阻於士紳而止

磁州臨水鎮地産鐵元時置鐵冶都提舉總轄沙窩等八冶歲收鐵百餘萬斤洪武時廣平府吏王允道欲如元故事役民萬五千家太祖以其擾民杖流之盖當時鐵冶十三處俱以徒罪人犯充炒

鐵不輕役民耳永樂時尚酌定煎鹽炒鐵分配遠近後鐵廢并煎鹽法亦不行矣

樹植

洪武二十七年令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户内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濶一壠每一百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

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雲南金齒充軍丘濬曰臣謹

按此令今於陝西山西北直隸山東最宜舉行京

城渠路及邊境地宜多種柳樹可以作薪以備易

州山廠之缺

易州山廠

志曰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内府宣德五年

置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年間移置滿城縣西

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

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兹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亦云盛矣然昔以此州林木蓊鬱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内山皆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於兹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上不虧國用而下能甦民困仁人君子尚有以念之哉

皇木

按運圖說謹按全蜀古梁益之地險厄四塞獨冠天下唐杜李二子形諸咏歌至稱天以擬之固以見非人世所宜有也乃若採取所由特異內壤人跡不到魑魅魍魎之區其山則有若青岡黑蕩古嘴磨角偏脚坎頂薄刀棺木殺人剮腦猿猴菩薩峻虎陷兕蛇退馬鞍之類其水則有若龍吼魚氽羊角雞肝腂虎喂賊落眉結髮雷鳴混陣甕柄剪

刀閻王老虎帚節鬼門以至眼號穿錢路名鬼錯灘成八害崖目萬人之類顧名思義險實與俱第不幸而不遇二子寂寥無聞其亦幸而未經品題不拒人於千里自分終棄之材猶得以登廟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寒巖氷壑崎嶇萬狀攀木緣崖索橋傴僂升之則躋於九天之上降之則入於九地之下怵目駭心神魂飛越作跋跋艱危嘗聞蚺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禽獸偪人自古爲然而况

深山窮谷老箐荒林固有所窟穴哉作蛇虎縱橫道里之遠程以千計夫役之衆日以百計供頓之繁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陸疲勞雖雞犬亦有所不寧者作採運困頓斷岸千尺下臨無際結構重疊綿亘數里作飛橋度險梁棟美材天地固秘藏之重以頻年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疊巘限隔高下其為力且百倍於曩時作懸木弔崖人日食米一升一夫負米五斗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

外僅足以給二人萬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饑餓流離輕生嗜利商虜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乗間將何所不至哉作焚刼暴戾天災流行世所必有加以蠻烟瘴雨之所侵淫饑渴勞瘁之所揺奪鮮不及矣作疫癘時行至若灘高水落為力尤難築堤壅泉架木飛輓若轆轤之汲井然遊移前却日不能以一里作天車越澗波濤泛漲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太息要之

水旱俱病惟川蜀為然作巨浸飄流上自藩臬以至若府州縣轉相督責撫字之心誠勞而職業固然不敢怠廢矧無知犯法小民之恒性哉作追呼逮治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兼之天時人事參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遺棄者什之九僥倖苟且百纔一二宿負未償新逋是急稱貸不足繼以田宅田宅不敷繼以子女子女不給隨以妻妾夫人孰不欲有宮室之奉夫妻子母之

屬哉自全之道固如是也作鬻賣償官驗收登記
比次成筏連筋捩頂僱募器用之類種種各備每
筏為木凡六百有四為竹凡四千四百有五為銀
以兩計者凡百四十有八公私耗斁莫可勝記作
驗收找運自蜀至京不下萬里每運為筏以二十
三十為率每筏運夫四十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
大約三年其為直殆且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朘
月削其存幾何父往子來曾無寧歲出萬死於一

生作轉輸疲弊噫不身膏草野則葬於江魚之腹隨其所在動若陷穽彼青黄雕刻木之災也楩楠杞梓獨非生民之災乎夫楩楠杞梓愛護而保全之徒以應營建所需之故而傷陛下赤子曾楩楠杞梓之所不若每三復萇楚之詩為之於邑

蜀中採木記國家以殿闕頻災興採木之役則拮据無已時夫木非蜀産也産於邊蜀之夷也幽險僻絶人迹不到之地崢山淵谷之所隔閡也炎霜

古雪之所棲集也虎豹之所不居也蛇虺之所窟穴也飛猱之所望而駭也山精木魅之所憑依也毒烟苦霧之所霾也如此者不知幾千百年而後成大木其上干霄其圍橫畝雖驅鬼中而發殤宫亦不能以取之而以本朝之威命使脆弱之小民必欲其得之前者僵而後屬寡者熠而衆至督者設機械役者忘性命弗得弗已以此思之不必身履其地而小民艱難愁苦萬死一生之情狀可知

矣葢嘉定州守徐學周所著有哀鳴録焉徐守葢
嘗躬履其地仰無極之高臨不測之深以縲布為
梯仍以縻其身而縋之以上下㠋兩崖之觸則求
夷人執之此亦危苦恐懼之極矣而兼之瘴癘為
殃往往隕命官且若此而况小民躬斫伐曳運之
勞者乎徐守所稱六難殆未足以盡之也而讀之
亦可以斷腸折心矣嗟乎均之民也而蜀之民獨
當此至危至苦之役均之官也而蜀之官獨以此

至危至苦之役毒其民又必不可以已天地之有憾則此其為甚哉惟日叮嚀告戒我有官君子與於斯役者千方萬計凡可以體吾民之情而恤其辛楚救其阽危者畢智殫力以圖之耳先是余邑少司空楊公和洪熙元年奉命採木於蜀迄今二百餘年而余再領茲役採木非國家所得已也回祿為虐實使吾民戮力委命於夷落之鄉而余親見之焦唇乾肺以為民求萬有一分之便因以想

見楊公之苦心焉以不恒有之役不忍見之苦而一邑之中余與楊公再領其事豈不異哉夫人臣之誼不過捐軀為國耳然用之伐叛剿逆則功高而名顯用之採木則竹帛不書人固有幸不幸楊公賢者也採木之事久遠蜀人無知之者余因為記勒石芙蓉閣中以見余景仰感慨之私備蜀志焉

京師神木㢘所積大木皆永樂時物其中最巨者

爲樟㭨頭圍二丈長卧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隱身風雨震淋已稍朽矣永樂四年工部尚書宋禮取木於蜀得大木於馬湖府慮運木為艱一夕木忽自行聲吼如雷巨石為開事聞詔封其山為神木山事見胡文穆公神木山碑及曾西墅棨宋公墓誌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六